帝範

眞年遺書

書門
共二冊
第二六〇号

別12
21

帝國圖書館

昭和二一・三・一八 帝圖

ガラス使用

帝範序

御製（太宗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顕謂公王（主イ）曰餝躬闡政之道脩（備イ）在其中朕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尚書堯典曰若稽于古帝堯孔穎達曰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帝帝者諦也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公平通遠挙事審諦故也人君与天地合其德釋詁云範法也唐書云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顕高宗第七子也）

（注之イ本在之）

余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易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也）辨其上下樹之君臣所以撫育黎（民也）

讀杜艸堂

ガラス使用

元陶均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尚書咎經曰都帝德廣運允聖允神允武允文）皇天眷命曆數在躬安可以濫握靈圖（餘廉反進也易繫曰河出圖洛出書鄭玄云河圖有九篇也洛書有六篇也孔安國云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王肅云河伏羲受河圖畫八卦禹受洛書作洪範也）叨臨神器（他勞反貪也）是以翠媯（居為反）薦唐堯之德（龍魚河圖曰堯与群臣到翠媯之淵大龜負圖授堯）玄珪賜夏禹之功（尚書銓曰禹受命玄珪出刻曰延壽注云禹功既成天出玄圭以賜也）丹烏呈祥（尚書中候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書入豊止于昌戸之也）周開七百之祥素靈表慶（漢書曰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到豊西澤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劔斬蛇老嫗哭人問嫗〻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殺也）漢啓重世之基由此而觀帝王之業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者矣昔隋季版蕩（菅本自隋季至八紘御讀不作）（詩大雅板曰上帝版〻下民卒癉毛公曰版反也鄭玄曰王為政反先王与天道蕩詩曰蕩〻上帝下民之辟）

ガラス使用

（鄭玄曰蕩〻法度廢壞之皃）海内分崩（論語曰邦分崩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周易屯卦云君子以經綸正義曰君子法此屯象有為之時以經綸）斬靈蛇而定王業（取漢高帝斬蛇以奇明也）啓金鏡而握天樞（塩鐵論曰秦失金鏡清明之道也星經曰北斗七星是七政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魁四星為旋機杓三星為王衡故斗人君之象主號令也魁第一星為天樞為天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然猶五岳含氣三光戢曜材狼

尚梗（何杏反鄭玄云謂梗御未至梗病也容也直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者為梗骨留唱中曰骾也）風塵未寧余以弱冠之年懷慷慨（古代反）之志思靜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胡慣反左傳云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衣甲也）親當矢石夕對魚麗之陣（左傳桓五年云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承弥縫杜預云司馬法車戰廿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縫闕漏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陣法也）朝臨靎翼之圍（陣名出八陣圖）敵無大而必摧

ガラス使用

兵何堅而不碎剪長鯨（隋煬帝ニ寄之）謂殘賊也而清四海掃攙搶（悪皇帝ニ寄之）妖星也而廓八紘淮南子曰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許叔重曰紘維也顔延之纂要云九州之外有八埏有地。（八埏）之外有八紘紘方千里既而兼慶天潢（帝王ニ寄ニ）後光及漢書天文志曰天有五潢（漢ニ）ゝ中有三柱ゝ不具兵起濫登璇極（星名ヘ帝王寄之）尚書孔安国注曰璇者璇機也王者正天文之器也極者地極也周易離卦象曰明両作襲重光之永業離大人以継明照于四方王弼云明照相継不絶曠正義云離為日日為明積聚両明乃作於離若明不續

継則不得久為照臨也継寶籙之隆基君位也事録帝王之圖識戰戰兢兢若臨深而御朽尚書曰凜乎若以朽索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也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焬恭及聚之慈愛義方春秋隠三年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也多闕庭訓有乖自維（春宮合之）城之居詩大雅板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注云懷和也和女德無行酷暴之政以安女国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於難也屬以少陽（春宮ヘ）之任未

ガラス使用

辨君臣之礼節不知稼穡之艱難（尚書曰　稼穡者
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余每思此為
（逸豫則知民之取依怙之也）
憂未嘗廢寢忘食自斬（軒）昊已降迄至周隋
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乱
其道煥焉所以披鏡前蹤博採史籍聚其
要言以為近誡云尓

帝範上

君體篇（江本无此目六）　建親篇　求賢篇
審官篇　納諫篇　去讒篇

君體篇（江本无）

夫民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人主之體如
山岳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貞（正）明而（陽成以諱不讀）
普照（易繫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王弼曰
貞者正也一也孔穎達曰日月照）[illegible]

之道以貞正得一而為明也　億兆之所瞻仰天下之所歸往寛大其志足以兼苞平正其心足以制斷非威德無以致遠非慈厚無以懷民

一本云江家本慈愛作慈厚

撫九族以仁　左傳桓六年杜曰父族曰五屬之内為一族父母昆弟適人者与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与其子為一族已之子女適人者与其子為一族母族之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父姓為一族妻姓為一族

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處後思恭傾己懃勞以行德義此為君之體也

建親篇

夫六合曠道大寶重任曠道不可以偏制故与人共治之重任不可以獨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親戚以為藩衛安危同力盛衰一心遠近相持親疎兩用則并兼

路塞逆節不生昔周之興割裂山河分王
宗族內有晉鄭之輔（左傳僖廿四年曰王將以狄伐鄭冨辰諫平曰不可兄弟雖有小忿不懿廢親鄭有平惠之勲杜預曰平王東遷晉鄭是恵王出奔號鄭納之是其勲之也）外有魯衛之虞（論語曰魯衛之政如兄弟鄭玄注云魯周公之封衛康叔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故卜祚靈
長歷年數百秦之季也棄淳于之策納李
斯之謀不親其親獨智其智顚覆莫持二

一本無也字

代而亡斯豈非枝葉不扶則根柢難拔股
肱既隕則心腹無依者哉漢祖初定関中
戒亡秦之失策廣封懿親過於故制大則
專都偶國小則跨郡連州末大則危尾大
難掉六王懷叛逆之志（韓魏燕趙齊楚菑王）七國受
鈇鉞之灾（漢書景帝紀曰二月壬午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万級追斬呉王漢於舟徒膠西王印楚王伐燕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

代一本作世蓋後人避太宗諱改之耳下效之

江家本古作故一本制作今

叛恐反字之訛

（雄渠皆自殺公羊傳曰不思加之鈇質又斬惡之罪也鈇椹也質也說文曰芒破也鈇方于反鉞禹月反斧也）此皆地廣兵強積勢之所致也魏武創業暗於遠圖子弟無一戸之人（民）宗室無立錐之地外無維城以自固内無磐石以爲基（漢書文帝紀曰高帝封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遂乃神器保於他人社稷亡於異姓故諺曰流盡源竭條落則根枯此之謂也

一本云民一作人蓋後人避諱改之下効之

夫封之太強則爲嗟（噬）臍之患（左傳曰楚文王戊申過劉鄧祁侯曰吾甥也上而享之騅甥養請殺楚子鄧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必此人甥也若不早圖後君嗟（噬）臍也）致之太弱則無固本之隆由此而言莫若衆建宗親而少其力使輕重相鎮（知陳反安危也重也正也厭云也）憂樂是同則上無猜忌之心（兼才反疑也懼也恨也）下無侵冤之慮此封建之鑑也斯二者安國之基君德之弘

ガラス使用

唯資博達設令懸教以術化民應務適時以道制物術以神隱爲妙道以光大爲工括蒼旻以體心（古棄反結也約束也塞也）則人仰之而不測苞厚地以爲量則人循之而無端蕩蕩難名宜其不遠且敦穆九族放勳流美於前（尚書堯典曰曰若乱古帝放勳欽明孔安国曰勳功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也）克諧烝乂重華垂譽於後（雄書曰御有人方面御重華曰御々在骨表如日也重華舜目重童子因以爲名所以生名若也）無以奸破義無以疎間親察之以明撫之以德則邦家俱泰骨肉無虞良爲美矣

求賢篇

夫國之匡輔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故堯命四岳（尚書堯典曰義仲義叔和仲和叔也孔安国曰重黎之後義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曰岳義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舜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帝範』　請求記号 本別12-21　ガラス使用

八元（左傳文十八年曰高辛氏在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民謂之八元注曰元善也）以成恭己之隆用賛欽明之道士之居代賢之立身莫不戢翼隱鱗俟風雲之運懷奇蘊異思會遇之秋是以明君傍求俊乂博訪英才搜揚仄陋（尚書舜典曰虞舜仄微孔安国曰側〻陋也庄棘反也）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而末反恥也汗也悪也）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説湯致於王道也）呂望渭濱之賤老夷吾困於縲紲（左傳荘公九年曰秋師及斉師戰于乾持我師敗績鮑叔師〻来言曰子糺親也請君許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糺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脱也）韓信弊於逃亡（漢書曰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策于項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滕公言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与蕭何語何奇

之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失不及以聞自追之有言上曰遂相何文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謁上且怒喜且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〻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也

然而商湯（殷湯王之）不以鼎俎為羞姫文（周文王之）不以屠釣為恥卒能獻規景亳（殷都所名）（左傳昭公四年曰商湯有景亳之會也）光啓殷朝執旋牧野會昌周室齊成一匡之業實資仲父（管仲字夷吾）之謀

漢以六合為家寔頼淮陽（韓信之）之策故舟（小舟）航（大舟）之絶海也必假橈檝之功（上如紹反小檝也方言檝謂之橈也下辞立反所以推船也黄帝判木為檝也）鴻鶴之凌雲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治國也必藉匡弼之資故求之斯勞任之則逸雖照車十二（史記曰齊威王与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斉王有宝乎威王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乗為十枚奈何以萬乗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

ガラス使用

人之所以爲宝与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史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盗則道不拾遺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也

黄金累千

揚泉物理論曰金累千不如一賢

豈如多士之隆一賢之重此求人之貴也

審官篇

夫設官分職所以闡化宣風故明王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爲轅曲者以爲輪長者以爲棟梁短者以爲栱桷（下古学反榱也）

椽也上居冢反尓雅樴謂之杙也大者謂之栱也杙椽木於地所繫牛也

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明王之任人亦猶如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愚智勇怯兼而用之故良

ガラス使用

匠無棄材明君無棄士不以一惡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機盡其所有然則函牛之鼎不可處以烹鷄（呂氏春秋曰烹牛之鼎以烹鷄多斗之則淡不可食少年之則燋不熟之下啗反宮書墜沒也）捕鼠之狸不可使之搏獸一鈞之器不能容以江漢之流百石之車不可滿以斗筲之粟何則大非小之量輕非重之宜今人智有長短能有巨細或充百而尚小或統一而已多有輕材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劣智者不可責以大功君擇臣而授官臣量己而受職則委任責成不勞而化此設官之審也斯二者治乱之源也立國制人資股肱以合德宣風導俗俟賢明而寄心是以列宿騰天助陰光之夕照百川決地添溟渤之（海名也）

深源以海月之凝朗假物而爲大況君人之御下統極理特獨運方寸之心以括九區之内不資衆力何以成功必須明職審賢擇才分祿得其人則風行化洽失其用則虧教傷民書曰則哲惟難（尚書咎繇謨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旹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良可慎也

納諫篇

夫王者高居深視虧聰阻明（去爲反缺也毀也壞也損也）恐有過而不聞懼有闕而莫補所以設鞀樹木（鬻子曰禹門設鞀以待四海之士曰語寡人以獄詔捍鞀也漢書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旋誹謗之木也）思獻替之謀傾耳虛心佇忠正之説言之而是雖在僕隷芻蕘猶不可棄言之而非雖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議可觀不責其辯其理可用不責

其父至若（トキ）折（オリ）檻（カン）壊（コホツ）跡

漢書曰朱雲字子遊魯人成帝時張禹以帝師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庭上不能匡主下无益民願賜尚方斬馬劔斬侫人臣一人屬其餘帝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使下御史舉檻折之說苑曰師經鼓瑟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无敢見違師經援瑟而撞文侯不中之跡潰之文侯使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得一言而死之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君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君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補跡以誡跡者愆也

標之以作（ナシ）戒（イマシメ）

引（キテ）裾却（シリソク）座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文帝踐祚為侍中帝欲徙冀州七家十万戶實河南時民飢群司以為不可帝意甚盛毗与朝臣求見帝知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徙士家計安出帝曰卿言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与臣議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帝不對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得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從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從其半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帝同坐及坐亭署盎却慎夫人坐怒慎夫人肯坐上亦怒起盎自前說四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合階下既已立
后慎夫人迺妾〻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
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
所以過之也独不見人豕乎於是上迺説
入語慎夫人〻〻〻
賜盎金五十斤也　顕之以自非故忠者
瀝其心（理擊反蒼頡篇瀝盪也水下滴瀝也野王案時賜餘瀝是也盪流也）
智者盡其策臣無隔情於上君能遍照於
下昏主則不然説者拒之以威勸者窮之
以罪大臣惜祿而莫諫小臣畏誅而不言

恣暴虐之心極荒淫之志其為壅塞無由
自知以為德超三皇材過五帝至於身亡
國滅豈不悲矣此拒諫之惡也

去讒篇

夫讒佞之徒國之蝥賊也（詩小雅大田曰蝥賊無害毛公曰食根曰蝥食節曰賊莫後反）爭榮華於旦夕競勢利於
市朝以其諂諛之恣惡忠賢之在己上懷

蟊

恣一作姿

佞也

ガラス使用

其姧邪之志恐冨貴之不我先朋黨相持無深而不入比周相習（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忠信為周阿黨為比）無高而不昇令色巧言以親於上先意承旨以悅於君是以朝有千臣（左傳曰宋昭公出亡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擧事无不曰吾君聖君故不聞過是故至於此也）桓公去國而方悟弓無九石（伊文子曰周宣王弓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九石宣王終身以為九石豈不悲哉）宣王終身而不知以踈間親

宋有伊戾之禍（左傳襄廿六年曰宋人伊戾為太子内師而無寵秋）

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乎縱有供其外莫供其内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乱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也）

以邪敗正楚有郤宛之誅（左傳昭廿七年）

曰楚左尹郤宛攻吳聞吳乱而還郤宛直而和令君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曰

令尹欲飲酒於子民曰我賤人也无以酬
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取五兵寘諸内反卿
倉曰无極謂令尹曰甲兵在门矣将爲子
不利且此役也可以得志郄宛取賂而還
郄宛聞之自殺也尹炮
之盡滅郄氏之族也
斯乃猜主庸君以
之迷惑忠臣孝子所可泣寃故藂蘭欲茂
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奸佞之
危也斯二者昏明之本砥躬礪行莫尚於
忠言毀德敗心莫逾於讒佞今人顔貌同
於目際猶不自瞻況是非在於無形奚能自
覩何則饒其容者皆能窺於明鏡脩其德
者不如訪於哲人拒善自愚何迷之甚良
由逆耳之辭難受順心之説易從彼難受
者藥石之苦喉也此易從者鴆毒之甘口
也
之
左傳閔元年曰宴安酖毒不可懐也以
宴安比之酖毒説文云鴆毒鳥也一名
運廣雅曰鴆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度志曰
鴆鳥形似鷹太如鶚毛黒喙長七八寸黄

赤如金食蛇橡實常居高山巓晉語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櫟酒水中殺人也

故明主納諫病就苦而能消暗主從諛命因甘而致殞可不諫哉

諫一作誡

帝範上

帝範下

誡盈篇　崇儉篇　賞罰篇
務農篇　閲武篇　崇文篇

誡盈篇

夫君者儉以養性

渠濊反尚書恭儉惟德野王案儉約不奢之稱也論語曰礼与其奢也寧儉是也囯語曰器無彫鏤儉也廣雅儉小也

靜以脩身儉則民不勞靜則下不擾（亂也）民勞則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帝範』　請求記号 本別12-21　ガラス使用

起下擾則政乖人主好奇伎淫聲（礼記樂記曰鄭衛之音乱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国之音於此水出之孔穎達曰鄭国之音好濫淫志衛国之音促速煩志故並是乱音也）鷙鳥猛獸（礼記月令曰應鶻蚤鵰鄭玄曰得疾病之氣也猛獸西劉歟之大如犬之也）遊幸無度田獵不時如此則傜役ゝゝゝゝ則人力竭ゝゝゝゝ則農商之業廢焉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珠玉珍玩黼黻絺綌（尚書曰黼若斧形黻兩己相背尚書曰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之也）如此則賦斂重（論語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之如何對曰盍徹也鄭玄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也皇侃曰哀公患闇政苛賦重魯起宣公而十二稅至於哀亦猶十二賦稅既重民飢国之由於十二故也）賦斂重則民財遺ゝゝゝゝ則飢寒之患生焉乱世之君極其驕奢恣其嗜欲土木衣緹繡而民短褐不全（他礼反鄭玄曰綿色也説文帛亦黄）

ガラス使用

（色思文反考工記曰畫繪之事五采備謂之繡也）犬馬厭蒭豢（豢午患反）（六宮養畜）而民糟糠不足（礼記曰牛羊曰蒭犬豕曰豢）故人神憤怨上下乖離佚樂未終而傾危已至此驕奢之忌也

崇儉篇

夫聖代之君為（在江作）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叡智聰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驕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桂也）不斲舟車不飾衣服無文土階不崇（帝王世紀曰尭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也）大羹不和（左傳桓二年曰大羹不致杜預曰大羹完汁不致五味也）非憎榮而惡味乃處薄而行儉故風淳俗朴比屋可封此節儉之德也斯二者栄辱之端奢儉由人安危在己五關近閉（劉子曰謂五情恣心之關也）則令

德遠盈千慾内攻則凶源外發是以丹桂
抱蠹終摧曜月之芳朱火含煙遂鬱凌雲
之燄故知驕出於志不節則志傾慾生於
身不遏則身喪故桀紂肆情而禍結堯舜
約己而福延可不務乎

賞罰篇

夫天之育物猶君之御衆天以寒暑為德
君以仁愛為心寒暑既調則時無疾疫風
雨不節則歲有飢荒仁愛下施則民不凋
弊教令失度（礼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則政有乖違防其害源開其利本
顯罰以威之明賞以化之威立則惡者懼
化行則善者勸適己以而妨於道不加祿

以恐衍字歟

焉逆已而便於国不施刑焉故賞者不德
君功之所致也罰者不怨上罪之所當也
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々此賞罰之權
也

務農篇

夫食為人天農為政本倉廩實則知礼節
衣食乏則忘廉耻故躬耕東郊敬授民時
国無九歲之儲（礼記王制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也以此年蓄通得九年也）不足備水旱家無一年
之服不足樂寒温然而莫不帶犢佩牛（漢書曰龔遂為大守人有佩劔者教之云何不賣劔以買牛而常佩犢）棄堅就
偽（堅何日反固也強也長也章義奄過日堅摩而不礲曰堅也）求伎巧
之利廢農桑之基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
為害也甚於秋螟（螟亡丁反虫食苗心曰螟）莫不禁絶

不一作若

ガラス使用

浮華勸課耕織使民還其本俗反其眞則（則上一有民）競懷（懷下一有於字今爲避諱加之下同如之）（二字御諱）仁義之心永絶貪殘之路此務農之本也斯二者制俗之機子育黎黔唯資威惠惠可懷也則殊俗歸風若披霜而照春日威可懼也則中華慴軌（徒頼反尓雅慴也郭璞曰即懾之也）若履刃而戴雷霆必須威惠並施剛柔兩用畫刑不犯（漢書武紀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處而畫畫之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其面也劓割鼻也髕者去膝蓋骨也宮割其陰也扉草屨也春秋後語曰以公孫鞅爲左庶使定德之令也）移木無欺（令既具未布其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木於國都市之南門募民有能従置北門者与十金民恠之莫敢従後曰能徙者与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輙与五十金以明不欺）賞罰既明則善惡斯別仁信並著則遐邇宅心勸穡務農則飢寒之患塞遏奢

ガラス使用

禁麗則農厚之秋興且君子之化下如風偃草上不節心則下多逸志君不約已而禁人爲非是猶惡火之燃添薪望止其燄忿池之濁撓浪欲澄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則人不言而化矣

閲武篇

夫兵甲者國之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民凋邦境雖安忘戰則人怠凋非保全之術怠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以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辯等列也是以句踐軾蛙（呉起曰昔越王句踐軾揖闘蛙国中之士皆好武勇也）卒成霸業徐偃棄武（説苑曰孫廣子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卅二国盡伏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呑小魚也若虎之食肥也文王

貞觀政要[illegible]作凋兵[illegible]邦偏[illegible]也

ガラス使用

遂興師伐徐殘偃王將死矣曰吾達於文德而不明於武備吾好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至於此乎

終以喪邦何則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機也

崇文篇

夫功成設樂治定制禮禮樂之興以儒為本弘風導俗莫尚於文敷教訓人莫善於學因文而隆道假學以光身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不遊文翰不識智之源然則質蘊吳竿（公干反毛詩曰以翟〻竹竿尒雅竿謂之箷箷郭璞曰懸衣架也）非括羽不美性懷辯慧非積學不成是以建明堂（礼記明堂位孔穎達曰明堂其制学文略之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七室室四尺八牖卅六尺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在国之陽王里之外一里之内丙巳之地也）立壁雍（礼記王制曰天子曰壁鄭玄曰壁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

ガラス使用

（天下也）博覽百家研精六藝端拱而知天下
無爲而鑑古今飛英聲騰茂實光於天下
不朽者其唯學乎此崇文之術也斯二
者遞爲国用至若長氣亘地成敗定乎鋒
端巨浪滔天興亡決乎一陣當此之時則
貴干戈而賤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塵已
清偃七德之餘威（左傳宣十二年曰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
衆農）敷九功之大化（尚書大禹謨曰金木水火土穀德利數用厚生）
當乎此際則輕甲冑而重詩書是知文武
二途捨一不可与時優劣各有其冝武士
儒人焉可廢也
此十二條者帝王之大經也安危興廢皆
在茲乎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唯行不易行
之可勉唯終實難是以暴亂之君非獨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帝範』　請求記号 本別12-21　ガラス使用

於惡路聖哲之主豈獨見於善途良由大
道遠而難遵邪徑近而易踐小人皆俯從
其易不能力行其難故禍敗及之君子勞
處其難不能遂居其易故福慶流之是知
禍福無門（左傳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唯人所召
欲悔非於既往唯愼過於將來擇哲主以
爲師焉無以吾爲前鑑夫取法於上僅得
爲中取法於中故其爲下自非上德不可
效焉吾在位已來所制多矣奇麗服翫錦
繡珠玉不絶於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
高臺深池毎興其役此非儉志也犬馬鷹
鶻無遠必致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
亟人勞此非屈己也斯數事者吾之深過
也勿以茲爲是而後法焉但我濟育蒼生

亟 江家本亟作[illegible]

帝範下

其益多矣平定區宇其功大矣益多損少
民不以爲怨功大過微德未以之虧然猶
盡美之蹤於焉多愧盡善之道顧此懷慙
況汝無纖毫之功直緣基而履慶若崇善
以廣德則業泰而身安若肆情以縱非則
業傾而身喪且成遲敗速者國之基也失
易得難者天之位也可不惜哉不可愼哉

細毛

一本與之字

愼

ガラス使用

弘安九年七月廿九日墨点了同晦朱点了尤可秘蔵而已　藤永実

（本云）寛治八年七月十六日於楊梅亭点了

長寛二年四月廿八日　主上既訖　式部大輔藤原朝臣永範

兼安元年七月廿四日御読了此書奉授二代聖主了家之

重宝也　従三位行宮内卿兼式部大輔藤原朝臣永範

建久三年四月十六日　御読了　此書継家蹤已及聖主三代誠是

家之秘本也　正四位下行式部大輔藤原光範

文永十一年八月十六日以同本移点了　棟昌

同十二年三月二日以菅翰林在匡朝臣本見合之加点了是又三代御

読本也　参木左大弁棟昌

（件本云）永元二年四月廿三日書写了　菅原淳高

元仁二年三月廿五日侍　御読了　翰林学士菅原淳高

弘長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依　御読了藤原（家）奉授　三皇当家又侍　（在良弟輔方弟　五代在嗣祖也）

二代両家秘本吾道之重宝也

従三位菅原在章　（淳高二男）

正嘉三年春二月十四日授吏部経範在守亭了　翰林学士菅　在判

文永五年四月十九日授中宮少進在久了又同廿臣菅在匡　（淳高子）

弘安九年七月廿九日以南家之秘説授長老剣既了　虎賁郎将源　在判

右奥書任本書写之了

文明十二年菊月従翰林学士長直朝臣被見此本予本紛失之

間自重陽起筆五六日同書之　大卿菅判

同廿三日加朱墨点以他本重加校合者是也但於注朱墨共以

無点同追可加筆者也

同十二年初冬十八日以海住山本校合之了　樂水判

ガラス使用